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東漢文紀卷十

詳校官庶吉士臣陳若霖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孫球

謄録監生臣陸貴鑒

東漢文紀卷十

明 梅鼎祚 編

班固 字孟堅彪之子除蘭臺令史遷為郎為大將軍竇憲中護軍憲敗下獄死

奏記東平王蒼

蒼以至戚為驃騎將軍輔政開東閣延英雄固時始弱冠奏記說蒼蒼納之

將軍以周召之德立乎本朝承休明之策建威靈之號昔在周公今也將軍詩書所載未有三此者也傳曰必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

常之功固幸得生於清明之世豫在視聽之末私以螻蛄竊觀國政誠美將軍擁十載之任躡先聖之蹤體弘懿之姿據高明之埶博貫庶事服膺六蓺白黑簡心求善無厭採擇狂夫之言不逆負薪之議竊見幕府新開廣延羣俊四方之士顛倒衣裳將軍宜詳唐殷之舉察伊臯之薦令遠近無偏幽隱必達期於總覽賢才收集明智為國得人以寧本朝則將軍養志和神優游廟堂光明宣於當世遺烈著於無窮竊見故司空掾桓梁宿

儒盛名冠德州里七十從心行不踰矩蓋清廟之光輝當世之俊彥也京兆祭酒晉馮結髮修身白首無違好古樂道玄默自守古人之美行時俗所莫及扶風掾李育經明行著教授百人客居杜陵茅室土階京兆扶風二郡更請徙以家貧數辭病去温故知新論議通明廉清修潔行能純備雖前世名儒國家所器韋平孔翟無以加焉宜令考績以厼萬事京兆督郵郭基孝行著於州里經學稱於師門政務之績有絕異之效如得及明

時秉事下僚進有羽翮奮翔之用退有杞梁一介之死涼州從事王雍窮下嚴之節文之以術藝涼州冠蓋未有宜先雍者也周公一舉則三方怨曰奚為而後已宜及開府以慰遠方弘農功曹史殷肅達學洽聞才能絶倫誦詩三百奉使專對此六子者皆有殊行絶才德隆當世如蒙徵納以輔髙明此山梁之秋夫子所為歎也昔卞和獻寶以罹斷趾靈均納忠終於沈身而和氏之璧千載垂光屈子之篇萬世歸善願將軍隆照微之明

信曰昊之聽少屈神威咨嗟下問令塵埃之中永無荆山汨羅之恨後漢書○殷肅固集作段肅六子惟李育見後漢儒林傳育字元春扶風漆人仕為博士遷侍中○擁一作臏斷趾作折趾沈身下一有已字歸善一作彌章

與竇憲牋

和帝時憲為侍中坐罪自求擊匈奴會南單于請兵北伐乃拜憲車騎將軍發兵出塞大破之登燕然山刻石勒功固時為中護軍與叅議因為之銘憲敗坐免官逮死獄中

令月中舍以令賜固刀把曰此大將軍少小時所服今賜固伏念大恩且喜且慙又云復賜犀毗金頭帶此將軍所自帶也

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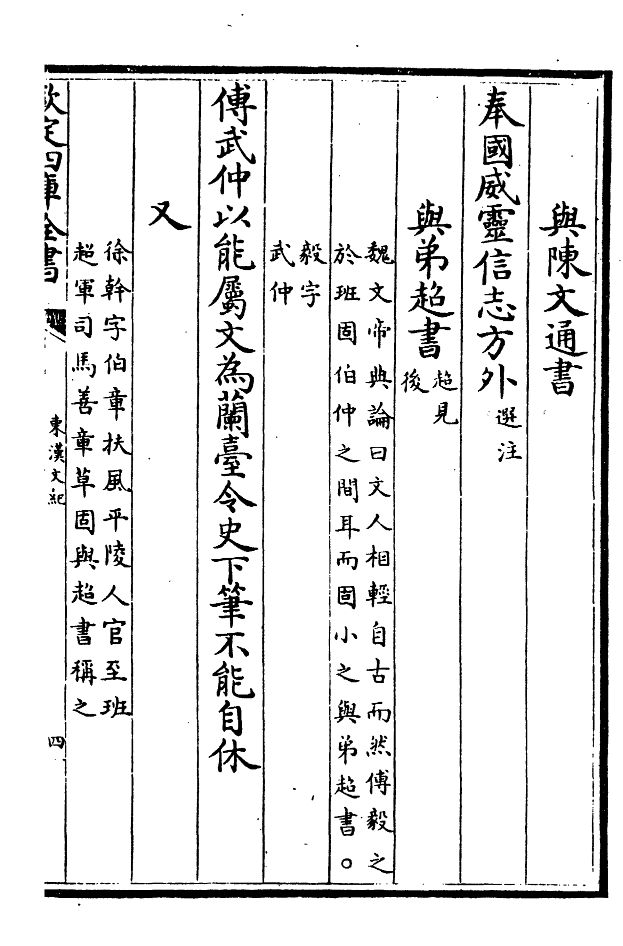
將軍哀憐賜以玉躬所喜駭犀玳瑁簪絳紈單衣以魯縞之質被服鸞鳳之彩飾尺牘遺鳳字

又

將軍哀憐賜固手迹告以中軍宜鮮明乃賜以瑇瑁簪絳紗單衣藝文又云將軍憐固乃賜以玉躬所著瑇瑁襪三具

又

固於張掖縣受賜虎頭繡鞶囊一雙並太平御覽



與陳文通書

奉國威靈信志方外 選注

與弟超書 超見後

魏文帝典論曰文人相輕自古而然傅毅之於班固伯仲之間耳而固小之與弟超書。

毅字武仲

傅武仲以能屬文為蘭臺令史下筆不能自休

又

徐幹字伯章扶風平陵人官至班超軍司馬善章草固與超書稱之

得伯章書藁勢殊工知識讀之莫不歎息實亦藝由己立名自人成張懷瓘書斷

又

竇侍中遺仲升楚騰陵錯横刀瑊阜削一枚金錯半垂刀一枚藝文類聚○又云遺仲升虎頭金鞶囊金鉤○又云今遺仲升瑇瑁黑犀簪

又

竇侍中令載雜綵七百疋市月氏馬蘇合香尺牘遺馬字○一云令賫白素三百疋欲以市月支馬蘇合香闟登

又

賓侍中前寄人錢八十萬市得雜罽十餘張也

又

月支氍毹大小相雜但細好而已並太平御覽

為司徒第五倫薦謝夷吾表夷吾學風角占候倫守會稽擢為督郵歷荊州刺史遷鉅鹿太守有善績及倫作司徒令固為文薦之

臣聞堯登稷契治隆太平舜用臯陶政致雍熙殷周雖有高宗昌發之君猶賴傅說呂望之策故能克崇其業

允協大中竊見鉅鹿太守會稽謝夷吾出自東州厥土塗泥而英資挺特奇偉秀出才兼四科行包九德仁足濟時知周萬物加以少膺儒雅韜含六籍推考星度綜校圖錄探賾聖祕觀變歴徵占天知地與神合契據其道德以經王務昔為陪隸與臣從事奮忠毅之操躬史魚之節董臣嚴綱勖臣懦弱得以免戾實賴厥勲及其應選作宰惠敷百里降福彌異流化若神爰牧荆州威行邦國奉法作政有周召之風居儉履約紹公儀之操

尋功簡能為外臺之表聽聲察實為九伯之冠遷守
鉅鹿政合時雍德量績謀有伊吕管晏之任闡弘道
奥同史蘇京房之倫雖密勿在公而身出心隱不殉名
以求譽不馳騖以要寵念存遜遁演志箕山方之古賢
實有倫序採之於今超然絶俗誠社稷之元龜大漢之
棟甍宜當拔擢使登鼎司上令三辰順軌於歷象下使
五品咸訓於嘉時必致休徵克昌之慶非徒循法奉職
而已臣以頑駑器非其疇尸祿負乘夕惕若厲顧乞骸

骨更授夷吾上以光七曜之明下以厭率土之望庶令

徽臣塞咎免悔作政藝文作智察周旨作旨公元龜作蓍龜

北單于和親議固還玄武司馬時北單于遣使貢獻求欲和親詔問羣僚議者或以匈奴變詐之國無內向之心徒以畏漢威靈逼憚南虜故希望報命以安其離叛令若遣使恐失南虜親附之歡而成北狄猜詐之計不可固議

竊自惟思漢興以來曠世歷年兵纏夷狄尤事匈奴綏御之方其塗不一或修文以和之或用武以征之或卑下以就之或臣服而致之雖屈申無常所因時異然未

有拒絶弃放不與交接者也故自建武之世復脩舊典數出重使前後相繼至於其末始乃暫絶永平八年復議通之而廷爭連日異同紛回多執其難少言其易先帝聖德遠覽瞻前顧後遂復出使事同前世以此而推未有一世闕而不脩者也今烏桓就闕稽首譯官康居月氏自遠而至匈奴離析名王來降三方歸服不以兵威此誠國家通於神明自然之徵也臣愚以為宜依故事復遣使者上可繼五鳳甘露致遠人之會下不失建

武永平羈縻之義虜使再来然後一往既明中國主在忠信且知聖朝禮義有常豈可逆詐示猜孤其善意乎絶之未知其利通之不聞其害設後北虜稍强能為風塵方復求為交通將何所及不若因今施恵為策近長

後漢書

沛泗水亭銘

皇皇聖漢兆自沛豐乾降著符精感赤龍承魁流裔襲唐末風寸天尺土無竢斯亭建號宣基維以沛公揚威

斬蛇金精摧傷涉關陵郊係獲秦王應門造勢斗璧納忠天期乘祚受爵漢中勒陳東征劉擒三秦靈威神佑鴻溝是乘漢軍改歌楚衆易心誅項討羽諸夏以康陳張畫策蕭勃翼終出爵褒賢裂土封功炎火之德彌光以明源清流潔本盛末榮敘將十八贊述股肱休勛顯祚永永無疆國寧家安戎君是升根生葉茂舊邑是仍於皇舊亭苗嗣是承天之福祐萬年是興尫一作魁又作累陵郊作陵霸應作為

十八侯銘

酇侯蕭何

耽耽相國弘策不追御國維綱秉統樞機文昌四友漢有蕭何序功第一受封于酇

將軍舞陽侯樊噲

歎歎將軍威盖不當操盾千鈞拔主項堂興漢破楚矯矯忠良卒為丞相帝室以康

將軍留侯張良

赫赫將軍受兵黄石規圖勝負不出帷幄令惠瞻仰安全正朔國師是封光榮舊宅

太尉絳侯周勃

懿懿太尉惇厚朴誠輔翼受命應節御營歷位卿相土國兼并見危致命社稷以寧

將軍平陽侯曹參

蹇蹇相國允忠克誠臨危處險安而匡傾輿代之際濟主立名身履國土東御乾楨

丞相戸牖侯陳平

洋洋丞相勢譎師旅擾攘楚魏爲漢謀主六奇解厄揚名于後

南宫侯張敖

堂堂張敖耳之遺萌以誠佐國序跡建忠功成德立襲封南宫垂顯萬春永保無疆春一作暮

衛尉曲陽侯酈商

衎衎衛尉德行循規遭兄食其隕歿於齊横恥愧景例

頸自獻金紫褒表萬世不刊獻音軒

將軍穎陽侯灌嬰

煌煌將軍輔漢久長威震呂氏姦惡不揚寇攘殄盡躬

迎代王功顯帝室萬世益章

將軍汝隂侯夏侯嬰

斌斌將軍鷹武是揚内康王室外鎮四方諸夏乂安流

及要荒聲馳海内苗嗣紀功

將軍陽陵侯傅寛

休休將軍如虎如羆御師勒陳破敵以威靈金曜楚火
流烏飛將命仗節功績永垂

將軍信武侯靳歙

斤斤將軍忠信孔雅出身六師十二四旅折衝扞難遂
寧天下金龜章德建號傳後

丞相安國侯王陵

明明丞相天賦庭直剛德正行不枉不曲功業成著榮
顯食邑距呂奉主昭然不惑

將軍襄平侯韓信

桓桓將軍輔主克征奉使全壁身洪項營序功差德履讓以平轉北而遊雲中以傾 洪作涉

將軍棘津侯陳武

巖巖將軍帶武佩威御雄乘險難困不違仇滅主定四海是楨功成食土德被遐邇

曲成侯蟲達

晏晏曲成輿從龍騰安危從主赤矐以升赫赫皇皇道

彌光明惟德御國流及後萌

御史大夫汾陰侯周昌

肅肅御史以武以文相趙距呂志安君身徼詣行所如意不全天秩邑土勛乃永存

將軍青陽侯王吸

邑邑將軍育養烝徒建謀正直行不匿邪入軍討敵頂定天都佩雀雙印百里為家並古文苑

封燕然山銘永元元年拜竇憲車騎將軍與耿秉北征單于大破之登燕然山刻

石勒功命

固作銘

維永元元年秋七月有漢元舅車騎將軍竇憲寅亮聖皇登翼王室納于大麓惟清緝熙乃與執金吾耿秉述職巡禦治兵於朔方鷹揚之校螭虎之士爰該六師暨南單于東胡烏桓西戎氐羌侯王君長之羣驍騎十萬元戎輕武長轂四分雲輜蔽路萬有三千餘乘勒以八陣涖以威神玄甲耀日朱旗絳天遂凌高闕下雞鹿經磧鹵絶大漠斬温禺以釁鼓血尸逐以染鍔然後四校

横徂星流彗埽蕭條萬里野無遺寇於是域滅區單反斾而旋考傳驗圖窮覽其山川遂踰涿邪跨安侯乘燕然躡冒頓之區落焚老上之龍庭將上以攄高文之宿憤光祖宗之玄靈下以安固後嗣恢拓境宇振大漢之天聲兹可謂一勞而久逸暫費而永寧也乃遂封山刊石昭銘上德其辭曰

鑠王師兮征荒裔勦凶虐兮截海外敻其邈兮亘地界封神丘兮建隆嵑熙帝載兮振萬世文選○治兵漢書作理兵十萬作三

萬雷作雲盛
德作上德

竇將軍北征頌 竇憲北征固為中護軍旣勒銘燕然山又與傅毅為之頌

車騎將軍應昭明之上德該文武之妙姿蹈佐歷握輔
樸翼肱聖上作主光輝資天心謨神明規卓遠圖幽冥
親率戎士巡撫疆城勒邊御之永設奮轒櫓之遠徑閔
遐黎之騷狄念荒服之不庭乃𢡟三選簡虎校勒部隊
明誓號援謀夫於末言察武毅于俎豆取可杖於品象
拔所用於仄陋料資器使采用先務民儀響慕羣英影

附羌戎相率東胡爭奮不名而集未令而諭於是雷震
九原電曜高闕金光鏡野武旗脅蜺衝雞鹿超黃磧輕
選四縱所從莫敵馳飈疾踵蹊迹探梗莽採嶰阨斷溫
禺分尸逐電激私渠星流霰落名王交手稽顙請服乃
收其鋒鏃干鹵甲胄積象如丘阜陳閲滿廣野戢載連
百兩散數累萬億放獲驅孥揣城拔邑擒馘之倡九谷
謡謠響聒東夷埃壓戎域然而唱呼鬱憤未逞厥願甘
平原之酣戰矜訊捷之累筭何則上將崇至仁行凱易

弘濃恩降温澤同庖厨之珍餼分裂室之纎帛勞不御輿寒不施襌行無偏勤止無蕪役惟蒙識而愎戾順貳者異而懦夫奮遂踰涿邪跨祈連籍庭蹈就疆獦崝嶺轔幽山超㓂河臨安候軼焉居與虞衍顧衛霍之遺迹䁾伊秩之所邈師横鶩而庶御士怫愲以争先回萬里而風騰劉殘寇于沂垠糧不賦而師贍役不重而備軍行戎醜以禮教炘鴻校而貽仁文武炳其並隆威德蕪而兩信清乾鈞之攸冒柘畿略之所順槖弓鏃而戢戈

回雙麾以東運於是封燕然以隆高禋廣鞬以弘曠銘靈陶以勒崇欽皇祇之祐貺宣恵氣盪殘風軻泰幽嘉凝陰飛雪瀼庶其雨灑淋榛枯一握興嘉冉始農土膏合養四行分仕於是三軍稱曰疊疊將軍克廣德心光光神武弘昭德音超兮首天潛眇兮與神參古文苑應一作膺城作域轒作輣衝作衝手作贄象作隊謬作謬崝嵮作滇性劉作劉禮作禮

東巡頌

二頌古文苑作蔡邕

竊見巡狩岱宗柴望山虞崇祀明堂上稽帝堯中述世

宗遵奉光武禮儀備具動自聖心是以明神屢應休徵乃降事大而瑞應誠非一小臣所能頌述不勝狂簡之情謹上岱宗頌一篇曰若稽古在漢迪哲聿修厥德憲章丕烈翿六龍較五輅齊百僚陶質素命南重以司歷厥中月之六辰備天官之列衛盛輿服而東巡又云乘輿動色羣后屏氣萬騎齊鑣千乘彈轡見初學記○光武一作世祖陶作練質素作素質

南巡頌

惟漢再受命系葉一十協景和則天經郊高宗光六幽

通神明既禘祖于西都又將祫于南庭是時聖上運天官之法駕建日月之旓旌（空五字）憑列宿而贊元

評賈馬秦贊對（史記○索隱云此是漢明帝訪班固評賈馬贊中論秦亡之得失後人因取其說附始皇紀末）

孝明皇帝十七年十月十五日乙丑日周歴已移仁不代母秦直其位呂政殘虐然以諸侯十三并兼天下極情縱欲養育宗親三十七年兵無所不加制作政令施於後王盖得聖人之威河神授圖據狼弧蹈參伐佐功

驅除距之稱始皇始皇既歿胡亥極愚酈山未畢復作阿房以遂前策云凡所為貴有天下者肆意極欲大臣至欲罷先君所為誅斯去疾任用趙高痛哉言乎人頭畜鳴不威不伐惡不篤不虛亡距之不得留殘虐以促期雖居形便之國猶不得存子嬰度次得嗣冠玉冠佩華紱車黃屋從百司謁七廟小人乘非位莫不怳忽失守偷安日日獨能長念卻慮父子作權近取於戶牖之間竟誅猾臣為君討賊高死之後賓婚未得盡相勞餐

未及下咽酒未及濡唇楚兵已屠關中真人翔霸上素車纓組奉其符璽以歸帝者鄭伯茅旌鸞刀嚴王退舍河決不可復壅魚爛不可復全賈誼司馬遷曰向使嬰有庸主之才僅得中佐山東雖亂秦之地可全而有宗廟之祀未當絶也秦之積衰天下土崩瓦解雖有周旦之才無所復陳其巧而以責一日之孤誤哉俗傳秦始皇起罪惡胡亥極得其理矣復責小子云秦地可全所謂不通時變者也紀季以酅春秋不名吾讀秦紀至于

子嬰車裂趙高未嘗不健其决憐其志嬰死生之義備矣

典引

臣固言永平十七年臣與賈逵傅毅杜矩展隆郗萌等召詣雲龍門小黄門趙宣持秦始皇帝本紀問臣等曰太史遷下贊語中寧有非邪臣等對曰此贊賈誼過秦篇言向使子嬰有庸主之才僅得中佐秦之社稷未宜絶也此言非是即召臣入問本聞此論非邪將見問意

開悟耶臣具對素聞知狀詔因曰司馬遷著書成一家言揚名後世至以身陷刑之故反微文刺譏貶損當世非誼士也司馬相如洿行無節但有浮華之詞不周于用至于疾病而遺忠主上求取其書竟得頌述功德言封禪事忠臣效也至是賢遷遠矣臣固常伏刻誦聖論昭明好惡不遺細微緣事斷誼動有規矩雖仲尼之因史見意亦無以加臣固被學最舊受恩浸深誠思畢力竭情昊天罔極臣固頓首伏惟相如封禪靡而不典揚

雄美新典而無實然皆游揚後世垂為舊式臣固才朽
不及前人盖詠雲門者難為音觀隨和者難為珍不勝
區區竊作典引一篇雖不足雍容明盛萬分之一猶樂
啓發憤懑覺悟童蒙光揚大漢軼聲前代然後退入
溝壑死而不朽臣固愚戇頓首頓首曰
太極之元兩儀始分烟烟熅熅有沈而奥有浮而清沈
浮交錯庶類混成肇命民主五德初起同于草昧玄混
之中踰繩越契寂寥而無詔者系不得而綴也厥有氏

號紹天闡繹莫不開元於太昊皇初之首上哉夐乎其書猶可得而循也亞斯之代通變神化函光而未曜若夫上稽乾則降承龍翼而炳諸典謨以冠德卓絶者莫崇乎陶唐陶唐舍胤而禪有虞有虞亦命夏后稷契熙載越成湯武股肱既周天乃歸功元首將授漢劉俾其承三季之荒末值亢龍之災孽懸象闇而恒文乖彝倫斁而舊章缺故先命玄聖使綴學立制宏亮洪業表相祖宗贊揚迪哲備哉粲爛真聖明之式也雖皐夔衡旦

窈勿之輔比玆褊矣是以高光二聖宸居其域時至氣
動乃龍見淵躍拊翼而未舉則威靈紛紜海內雲蒸雷
動電熛胡縊莽分尚不泣其誅然後欽若上下恭揖羣
后正位度宗有于德不台淵穆之讓靡號師矢敦奮撝
之容蓋以膺當天之正統受克讓之歸運蓄炎上之烈
精緼孔佐之弘陳云爾洋洋乎若德帝者之上儀誥誓
所不及已鋪觀二代洪纖之度其賾可探也並開迹於
一簣同受侯甸之服奕世勤民以方伯統牧乘其命賜

彤弧黄鉞之威用討韋顧黎崇之不恪至於參五華夏京遷鎬亳遂自北面虎螭其師草滅天邑是故誼士華而不敦武稱未盡護有慙德不其然與亦猶於穆猗那翕純皦繹以崇嚴祖考殷薦宗配帝發祥流慶對越天地者爲奕乎千載豈不克自神明哉誕略有常審言行於篇籍光藻朗而不渝耳矧夫赫赫聖漢巍巍唐基泝測其源乃先孕虞育夏甄殷陶周然後宣二祖之重光襲四宗之緝熙神靈日照光被六幽仁風翔乎海表威

靈行乎鬼區慝亡回而不泯微胡瑣而不頤故夫顯定
三才昭登之績匪堯不興鋪聞遺策在下之訓匪漢不
弘厥道至於經緯乾坤出入三光外運渾元内霑豪芒
性類循理品物咸亨其已久矣盛哉皇家帝世德臣列
辟功君百王榮鏡宇宙尊亡與抗乃始虔鞏勞謙兢兢
業業貶成抑定不敢論制作至於遷正黜色賓監之事
渙揚宇内而禮官儒林純用篤誨之士不傳祖宗之髣
髴雖云優慎無乃蒽與於是三事岳牧之寮僉爾而進

曰陛下仰監唐典中述祖則俯蹈宗軌躬奉天經惇睦
辨章之化洽廵靖黎蒸懷保鰥寡之恵浹燔瘞懸沈肅
祇羣神之禮備是以來儀集羽族於觀魏肉角馴毛宗
於外囿擾緇文皓質於郊升黄輝采鱗於沼甘露霄零
于豐草三足軒翥於茂樹若乃嘉穀靈草竒獸神禽
應圖合諜窮祥極瑞者朝夕坰牧日月邦畿卓犖乎方州
洋溢乎要荒昔周姬有素雉朱烏玄秬黄麰之事耳
君臣動色左右相趨濟濟翼翼峨峨如也盖用昭明

夤畏承聿懷之福亦以寵靈文武貽燕後昆覆以懿鑠
豈其為身而有顓辭也若然受之亦宜勤恁旅力以充
厥道啓恭館之金縢御東序之秘寶以流其占夫圖書
亮章天哲也孔繇先命聖孚也體行德本正性也逢吉
丁辰景命也順命以創制因定以和神荅三靈之蕃祉
展放唐之明文茲事體大而允寤寐次於心瞻前顧後
豈蔑清廟憚敕天命乎伊考自遂古乃降戾爰茲作者
七十有四人有不俾而假素罔光度而遺章今其如台

而獨闕也是時聖上固以垂精遊神苞舉藝文屢訪羣儒俞咨故老與之斟酌道德之淵源肴覈仁義之林藪以望元符之臻焉既感羣后之讜辭又悉經五繇之碩慮矣將絣萬嗣揚洪輝奮景炎扇遺風播芳烈久而愈新用而不竭汪汪乎丕天之大律其疇能亘之哉唐哉皇哉皇哉唐哉 文選○漢書民主作人主起作始舉夔上有前聖字宸作辰服作所服方伯作伯方黃鉞作黃戚恪作格離與螭同華作偉配作祀同作迴霑作浸誨作論髣髴作仿佛來儀上有鳳凰字洋溢作羨溢周姬作姬因定作定性天命作天也作乎感作成景炎作炎景

答賓戲 并序

永平中為郎典校秘書專篤志於儒學以著述為業或譏以無功又感東方朔揚雄自喻以不遭蘇張范蔡之時曾不折之以正道明君子之所守故聊復應焉其辭曰

賓戲主人曰蓋聞聖人有一定之論烈士有不易之分亦云名而已矣故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夫德不得後身而特盛功不得背時而獨彰是以聖哲之治棲棲

遑遑孔席不�墨突不黔由此言之取舍者昔人之上務著作者前烈之餘事耳令吾子幸遊帝王之世躬帶紱冕之服浮英華湛道德轡龍虎之文舊矣卒不能攄首尾奮翼鱗振拔洿塗跨騰風雲使見之者影駭聞之者響震徒樂枕經籍書紆體衡門上無所蒂下無所根獨攄意乎宇宙之外鋭思於毫芒之内潛神默記絙以年歲然而器不賈於當己用不效於一世雖馳辯如濤波摛藻如春華猶無益於殿最也意者且運朝夕之策

宅合會之計使存有顯號亡有美謚不亦優乎主人逌爾而笑曰若賓之言所謂見世利之華闇道德之實守窔奥之熒燭未仰天庭而覩白日也曩者王塗蕪穢周失其馭侯伯方軌戰國橫騖於是七雄虓闞分裂諸夏龍戰虎爭游說之徒風颷電激並起而救之其餘猋飛景附霅煜其間者蓋不可勝載當此之時搦朽磨鈍鉛刀皆能一斷是故魯連飛一矢而蹶千金虞卿以顧眄而捐相印夫啾發投曲感耳之聲合之律度淫鼃而不

可聽者非韶夏之樂也因勢合變偶時之會風移俗易乖迕而不可通者非君子之法也及至從人合之衡人散之亡命漂說羇旅騁辭商鞅挾三術以鑽孝公李斯奮時務而要始皇彼皆躡風塵之會履顛沛之勢據徼乘邪以求一日之富貴朝為榮華夕為顦顇福不盈眥禍溢千世凶人且以自悔況吉士而是賴乎且功不可以虛成名不可以偽立韓設辯以激君呂行詐以賈國說難既遒其身乃囚秦貨既貴厥宗亦墜是以仲尼抗

浮雲之志孟軻養浩然之氣彼豈樂為迂闊哉道不可以貳也方今大漢灑埽羣穢夷險芟荒廓帝紘恢皇綱基隆于羲農規廣於黄唐其君天下也炎之如日威之如神函之如海養之如春是以六合之内莫不同源共流沐浴玄德稟仰太龢枝附葉著譬猶草木之殖山林鳥魚之毓川澤得氣者蕃滋失時者零落參天地而施化豈云人事之厚薄哉今吾子處皇代而論戰國曜所聞而疑所覿欲從堥敦而度髙乎泰山懐氿濫而測深

乎重淵亦未至也賓曰若夫鞅斯之倫衰周之凶人既聞命矣敢問上古之士處身行道輔世成名可述於後者默而已乎主人曰何為其然也昔者咎繇謨虞箕子訪周言通帝王謀合神聖殷說夢發於傅巖周望兆動於渭濱齊甯激聲於康衢漢良受書於邳垠皆俟命而神交匪詞言之所信故能建必然之策展無窮之勲也近者陸子優游新語以興董生下帷發藻儒林劉向司籍辯章舊聞揚雄覃思法言太玄皆及時君之門闈究

先聖之壺奥婆娑乎術埶之場休息乎篇籍之囿以全其質而發其文用納乎聖德烈炳乎後人斯非亞歟若乃伯夷抗行於首陽柳惠降志而辱仕顔淵樂於箪瓢孔終篇於西狩聲盈塞于天淵真吾徒之師表也且吾聞之一陰一陽天地之方乃文乃質王道之綱有同有異聖哲之常故曰慎修所志守爾天符委命供己味道之腴神之聽之名其舍諸賔又不聞和氏之壁韞於荆石隋侯之珠藏於蚌蛤乎歷世莫眂不知其將含景曜吐

英精曠千載而流光也應龍潛於潢汙魚黿媟之不覩其能奮靈德合風雲超忽荒而躡昊蒼也故夫泥蟠而天飛者應龍之神也先賤而後貴者和隋之珍也時暗而久章者君子之真也若乃牙曠清耳於管絃離婁眇目於毫分逢蒙絕技於弧矢般輸摧巧於斧斤良樂軼能於相馭烏獲抗力於千鈞和鵲發精於鍼石研桑心計於無垠走亦不任廁技於彼列故密爾自娱於斯文

難巖周

太古之世不車不舟陸足以游不棟不宇巢穴而處

奕旨

大冠言博既終或進而問之曰孔子稱有博奕今博行於世而奕獨絶博義既弘奕義不述問之論家師不能說其聲可聞乎曰學不廣博無以應客北方之人謂棊為奕弘而說之舉其大略厥義深矣局必方正象地則也道必正直神明德也棊有白黒隂陽分也駢羅列布效天文也四象既陳行之在人蓋王政也成敗臧否為

仁由己危之正也夫博懸於投不專在行優者有不遇劣者有僥倖踦拏相凌氣勢力爭雖有雄雌未足以爲平也至於奕則不然髙下相推人有等級若孔氏之門囘賜相服循名責實謀以計策若唐虞之朝考功黜陟器用有常施設無祈因敵爲資應時屈伸續之不復變化日新或虛設豫置以自護衞蓋象庖羲罔罟之制隄防周起障塞漏決有似夏后治水之勢一孔有闕壞積不振有似瓠子汎濫之敗一棊破窐亡地復還曹子之

威作伏設詐突圍横行田單之竒要厄相劫割地取償蘇張之姿固本自廣敵人恐懼三分有二釋而不誅周文之德智者之慮也既有過失能量弱強逡巡需行保角依旁却自補續雖敗不亡繆公之智中庸之方也上有天地之象次有帝王之治中有五霸之權下有戰國之事覽其得失古今略備及其晏也至於發憤忘食樂以忘憂推而高之仲尼概也樂而不淫哀而不傷質之詩書關雎類也紕專知柔陰陽代至施之養性彭祖氣

也外若無為𪔂而識淨泊自守以道意隱居放言遠咎悔行彖虞仲信可喜感乎大冠論未備故因問者喻其事

擬連珠 北堂書鈔

臣聞公輸愛其斧故能妙其巧明主貴其士故能成其治

臣聞良匠度其材而成大厦明主器其士而建功業

臣聞聽決價而資玉者無楚和之名因近習而取士者

無伯王之功故璵璠之為寶非駔儈之術也伊呂之佐非左右之舊也

臣聞鸞鳳養六翮以凌雲帝王秉英雄以濟民易曰鴻漸于逵其羽可用為儀吉

臣聞馬伏皁而不用則駑與良而為羣士齊僚而不職則賢與愚而不分

難莊論 藝文類聚

衆人之逐世利如青蠅之赴肉汁也青蠅嗜肉汁而忘

溺死衆人貪世利而陷罪禍 選注功德論朱軒之使鳳舉於龍堆之表

兩都賦序

或曰賦者古詩之流也昔成康没而頌聲寢王澤竭而詩不作大漢初定日不暇給至於武宣之世乃崇禮官考文章内設金馬石渠之署外興樂府協律之事以興廢繼絶潤色鴻業是以衆庶説豫福應尤盛白麟赤雁芝房寶鼎之歌薦於郊廟神雀五鳳甘露黄龍之瑞以為年紀故言語侍從之臣若司馬相如虞丘壽王東方

朔枚臯王褒劉向之屬朝夕論思日月獻納而公卿大臣御史大夫倪寛太常孔臧大中大夫董仲舒宗正劉德太子太傅蕭望之等皆皆間作或以抒下情而通諷諭或以宣上德而盡忠孝雍容揄揚著於後嗣抑亦雅頌之亞也故孝成之世論而錄之蓋奏御者千有餘篇而後大漢之文章炳焉與三代同風且夫道有夷隆學有粗密因時而建德者不以遠近易則故臯陶歌虞奚斯頌魯同見采於孔氏列於詩書其義一也稽之上古

則如彼考之漢室又如此斯事雖細先臣之舊式國家之遺美不可闕也臣竊見海内清平朝廷無事京師修宫室浚城隍而起苑囿以備制度西土耆老咸懷怨思冀上之睠顧而盛稱長安舊制有陋洛邑之議故臣作兩都賦以極衆人之所眩曜折以今之法度

馬仲都哀辭 北堂書鈔載班固馬仲都哀辭按此不似固自序似人為叙其事也

車騎將軍順文侯馬仲都明帝舅也從車駕於洛水浮橋馬驚入水溺死帝顧謂侍御史班固於馬上三十步

遂為哀辭

傅毅 字武仲扶風平陵人少博學為蘭臺令史後為竇憲司馬著詩賦誄頌七激連珠

竇將軍北征頌

逮漢祖之龍興荷天符而用師曜神武於幽冀遇白登之重圍何獯鬻之桀虐自上世而不羈哀昏戾之習性阻漢廣之荒垂命竇侯之征討躡衛霍之遺風奉聖皇之明策奮無前之嚴鋒採伊吾之城壁蹈天山而遥降曝名烈于禹跡奉旗鼓而來旋聖上嘉而褒寵典禁旅

之戎兵内雍容以詢謨外折衝於無形惟倜儻以弘遠
委精慮於朝廷

明帝誄　選注明帝頌蕩蕩川瀆既瀾且清

惟此永平其德不回恢廓鴻績遐方是懐明明肅肅四
國順威赫赫盛漢功德巍巍躬履聖德以臨萬國仁風
弘恵雲布雨集武伏蚩尤文騰孔墨下制九州上係皇
極豐美中世垂華億載冠堯佩舜踐履五代三雍既洽
帝道繼備七經宣暢孔業淑著明德慎罰尊上師傅薄

刑厚賞惠慈仁恕明並日月無有偏照譬如北辰與天同曜發號施令萬國震懼庠序設陳禮樂宣布璇璣所建靡不奄有貢篚納賦如歸父母正朔永昌冠帶儋耳四方共貫八極同軌並藝文類聚

北海王誄藝文作傅龍誤古文苑傅毅

永平七年北海靜王薨於是境內市不交易途無征旅農不修畝室無女工感傷慘怛若喪厥親俯哭后土仰愬皇旻於是羣英列俊靜思勒銘惟王勲熙德是昭是明

存隆其實光耀其聲終始之際於斯為榮乃作誄
覽視昔初若論往代有國有家篇籍攸載貴尠不驕滿
罔不溢莫能履道聲色以卒惟王建國作此藩弼撫綏
方域承翼京室對揚休嘉光昭其則温恭朝夕敦循伊
德

扇銘

翩翩素圓清風載揚君子玉體賴以寧康冬則龍潛夏
則鳳舉知進知退隨時出處

七激

毅以明帝求賢不篤士多隱處故作七激以為諷

徒華公子託病幽處游心于玄妙清思乎黃老於是玄通子聞而往屬曰僕聞君子當世而光迹因時以舒志必將銘勒功勲懸著隆高今公子削迹藏體當年陸沈變度易趣違拂雅心挾六經之指守偏塞之術意亦有所蔽與何圖身之謬也僕將為公子論天下之至妙列耳目之通好原情心之性理綜道德之彌奧豈欲聞之乎公子曰僕雖不敏固願聞之玄通子曰洪梧幽生生

于遐荒陽春後榮涉秋先彫晨飈飛礫孫禽相求積雪淢淢中夏不流於是乃使夫遊宦失勢窮擯之士泳溺水越炎火窮林薄歷隱深三秋乃獲斷之高岑梓匠摹度擬以斧斤然後背洞壑臨絶谿聽迅波望層崖太師奏操榮期清歌歌曰陟景山兮採芳苓哀不慘傷樂不流聲彈羽躍水叩角奮榮沈徵玄穆感物寤靈此亦天下之妙音也子能强起而聽之乎玄通子曰單極滋味嘉旨之膳芻豢常珍庶羞異饌涔養之魚膾其鯉魴

分毫之割纖如髮芒散如絶縠積如委紅殊芳異味厥和不同既食日晏乃進夫雍州之梨出于麗陰下生芷隰上託桂林甘露潤其葉醴泉漸其根脆不抗齒在口流液握之摧阻批之離坼可以解煩悁悦心意子能强起而食之乎玄通子曰驥騄之乘龍驤超攄騰虚鳥踊莫能執御於是乃使王良理轡操以術教踐路促節機登飈驅前不可先後不可追踰埃絶影倏忽若飛日不轉曜窮遠旋歸此盖天下之駿馬子能强起而乘之乎

玄通子曰三時既逝季冬暮歲玄冥終統庶卉零悴王在靈囿講戎簡旅於是駟驥緜乘輕軒麾旄旗鳴八鸞陳衆車于廣隰散列騎乎平原屬罘網以彌野連罻羅以營山部曲周匝風動雲旋合圍促陣禽獸駭殫仆不暇起窮不及旋擊不待刃骨解肉離摧牙碎首分其文皮流血丹野羽毛翳日於是下蘭皐臨流泉觀通谷望景山酌旨酒割芳鮮此天下之至娛也子能强起而觀之乎玄通子曰崇館侈飾洞房華屋楹桷雕藻文以朱

綠層臺百仞臨望博見俯視雲霧騁目窮觀園藪平夷
洺池漫衍禽獸羣交芳草華蔓於是賔友所歡近舋從
容詹公沈餌蒲且飛紅綸不虛出矢不徒降投鉤必獲
控弦加雙俯盡深潛仰殫輕翼日移怠倦然後讌息列
觴酌醴妖靡侍側被華文曳綾縠弭隨珠佩琚玉紅顔
呈素蛾眉不畫脣不施朱鬟不加澤升龍舟浮華池紆
帷翳而永望鏡形影於玄流偏滔滔以南北似漢女之
神遊笑比目之雙躍樂偏禽之匹嬉此亦天下之歡也

子能強起而與之遊乎玄通子曰漢之盛世存乎永年太和協暢萬機穆清於是羣俊學士雲集辟雍含詠聖術文質發矇達羲農之妙旨照虞夏之典墳遵孔氏之憲則投顏閔之高迹推義窮類靡不博觀光潤嘉美世宗其言公子矍然而興曰至乎至德聖道天基允臧明哲用思君子所常自知沈溺久蔽不悟請誦斯語仰子法度

賈逵字景伯扶風平陵人誼九世孫初為郎與班固並校秘書歷左中郎將侍中領騎都尉

條奏左氏傳大義書

逵博通經學尤明左氏傳國語為之解詁章帝降意儒術建初元年詔逵入講白虎觀雲臺帝善逵說使發出左氏大義長於公穀者逵條奏

臣謹擿出左氏三十事尤著明者斯皆君臣之正義父子之紀綱其餘同公羊者什有七八或文簡小異無害大體至如祭仲紀季伍子胥叔術之屬左氏義深於君父公羊多任於權變其相殊絶固以甚遠而寃抑積久莫肯分明臣以永平中上言左氏與圖讖合者先帝不遺芻蕘省納臣言寫其傳詁藏之秘書建平中侍中劉

歆欲立左氏不先暴論大義而輕移太常恃其義長詆挫諸儒諸儒内懐不服相與排之孝哀皇帝重逆衆心故出歆為河内太守從是攻擊左氏遂為重讎至光武皇帝奮獨見之明興立左氏穀梁會二家先師不曉圖讖故令中道而廢凡所以存先王之道者要在安上理民也今左氏崇君父卑臣子強榦弱枝勸善戒惡至明至切至直至順且三代異物損益隨時故先帝博觀異家各有所採易有施孟復立梁丘尚書歐陽復有大小

夏侯令三傳之異亦猶是也又五經家皆無以證圖讖明劉氏為堯後者而左氏獨有明文五經家皆言顓頊代黃帝而堯不得為火德左氏以為少昊代黃帝即圖讖所謂帝宣也如令堯不得為火則漢不得為赤其所發明補益實多陛下通天然之明建大聖之本改元正歷垂萬世則是以麟鳳百數嘉瑞雜遝猶朝夕恪勤遊情六藝研幾綜微靡不審覈若復留意廢學以廣聖見庶幾無所遺失矣玉海春秋序云孔子覽史記就是非之說立素王之法

薦劉愷疏

愷當襲父居巢侯爵讓弟憲遁逃避封章和中有司奏絶愷國章帝特優假之至永元十年有司復奏侍中賈逵上書和帝納之下詔許讓乃徵愷拜為郎

孔子稱能以禮讓為國於從政乎何有竊見居巢侯劉般嗣子愷素行孝友謙遜絜清讓封弟憲潛身遠迹有司不原樂善之心而繩以循常之法懼非長克讓之風成含弘之化前世扶陽侯韋玄成近有陵陽侯丁鴻鄳侯鄧彪並以高行絜身辭爵未聞貶削而皆登三事今愷景仰前脩有伯夷之節宜蒙矜宥全其先功以增聖

朝尚德之美

和帝詔

故居巢侯劉般嗣子愷當襲般爵而稱父遺意致國弟憲遁亡七年所守彌篤盖王法崇善成人之美其聽憲嗣爵遭事之宜後不得以為比

歴論永元中復令史官以九道法候弦望驗無有差跌逵論集狀後之議者用得折衷

逵論曰太初歴冬至日在牽牛初者牽牛中星也古黄帝夏殷周魯冬至日在建星建星即今斗星也太初歴

斗二十六度三百八十五分牽牛八度案行事史官注冬夏至日常不及太初歷五度冬至日在斗二十一度四分度之一石氏星經曰黄道規牽牛初直斗二十度去極二十五度於赤道斗二十一度也四分法與行事候注天度相應尚書考靈曜斗二十二度無餘分冬至在牽牛所起又編訢等據令日所在牽牛中星五度於斗二十一度四分一與考靈曜相近即以明事元和二年八月詔書曰石不可離令兩候上得算多者太史令

玄等候元和二年至永元元年五歲中課日行及冬夏至斗一十一度四分一合古歷建星考靈曜日所起其星間距度皆如石氏故事他術以為冬至日在牽牛初者自此遂黜也逵論曰以太初歷考漢元盡太初元年日朔二十三事其十七得朔四得晦二得二日新歷七得朔十四得晦二得三日以太初歷考太初元年盡更始二年二十四事十得晦以新歷十六得朔七得二日一得晦以太初歷考建武元年盡永元元年二十三事

五得朔十八得晦以新歷十七得朔三日晦三得二日又以新歷上考春秋中有日朔考二十四事失不中者二十三事天道參差不齊必有餘餘又有長短不可以等齊治歷者方以七十六歲斷之則餘分稍長稍得一日故易金火相革之卦象曰君子以治歷明時又曰湯武革命順乎天應乎人言聖人必歷象日月星辰明數不可貫數千萬歲其間必改更先距求度數取合日月星辰所在而已故求度數取合日月星辰有異世之術

太初歷不能下通於今新歷不能上得漢元一家歷法必在三百年之間故讖文曰三百年斗歷改憲漢興當用太初而不改下至太初元年百二歲乃改故其間有先晦一日合朔下至成哀以二日為朔故合朔多在晦此其明效也逵論曰臣前上傅安等用黃道度日月弦望多近史官一以赤道度之不與日月同於今歷弦望至差一日以上輒奏以為變至以為日却縮退行於黃道日得行度不為變願請太史官日月宿簿及星度課

與待詔星衆考校奏可臣謹案前對言冬至日去極一百一十五度夏至日去極六十七度春秋分日去極九十一度洪範日月之行則有冬夏五紀論日月循黃道南至牽牛北至東井率日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七也令史官一以赤道為度不與日月行同其斗牽牛輿鬼赤道得十五而黃道得十三度半行東壁奎婁軫角亢赤道十度黃道八度或月行多而日月相去反少謂之日却案黃道值牽牛出赤道南二十五度

其值東井輿鬼出赤道北五度赤道者為中天去極俱九十度非日月道而以揺準度日月失其實行故也以今太史官候注考元和二年九月以來月行牽牛東井四十九事無行十一度者行婁角三十七事無行十五六度者如安言問典星待詔姚崇并畢等十二人皆曰星圖有規法日月實從黃道官無其器不知施行案甘露二年大司農中丞耿壽昌奏以圖儀度日月行考驗天運狀日月行至牽牛東井日過度月行十五度至婁

角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赤道使然此前世所共知也如言黄道有驗合天日無前却弦望不差一日比用赤道密近宜施用上中多臣校案逵論永元四年也至十五年七月甲辰詔書造太史黄道銅儀以角為十三度亢十氐十六房五心五尾十八箕十斗二十四四分度之一牽牛七須女十一虚十危十六營室十八東壁十奎十七婁十二胃十五昴十二畢十六觜三參八東井三十輿鬼四柳十四星七張十七翼十九軫十八凡三

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冬至日在斗十九度四分度之一史官以郭日月行參弦望雖密近而不為注日儀黄道與度轉運難以候是以少循其事逵論曰又令史官推合朔弦望月食加時率多不中在於不知月行遲疾意永平中詔書令故太史待詔張隆以四分法署弦望月食加時隆言能用易九六七八爻知月行多少令案隆所署多失臣使隆逆推前手所署不應或異日不中天乃益遠至十餘度梵統以史官候注考校月行當

有遲疾不必在牽牛東井婁角之間又非所謂朓側匿乃由月所行道有遠近出入所生率一月移故所疾處三度九歲九道一復凡九章百七十一歲復十一月合朔旦冬至合春秋三統九道於數可以知合朔弦望月食加時據官注天度為分率以其術法上考建武以來月食凡三十八事差密近有益宣課試上

霍融

論漏刻奏 永元十四年待詔太史霍融上言詔下太常令史官與融以儀校天課度

遠近太史令舒承梵等對其年十一月甲寅和帝下詔

官漏刻率九日增減一刻不與天相應或時差至二刻半不如夏歷密續漢書不如夏歷合晷景刻漏四十八箭晷景為刻少所違失

舒承梵等對

案官所施漏法令甲第六常符漏品孝宣皇帝三年十二月乙酉下建武十年二月壬午詔書施行漏刻以日長短為數率日南北二度四分而增減一刻一氣俱十五日日去極各有多少今官漏率九日移一刻不隨日

進退夏歷漏隨日南北為長短密近於官漏分明可施行

和帝詔

告司徒司空漏所以節時分定昏明昏明長短起於日去極遠近日道周不可以計率分當據儀度下參晷景今官漏以計率分昏明九日增減一刻違失其實至為疏數以耦法太史待詔霍融上言不與天相應太常史官運儀下水官漏失天者至三刻以晷景為刻少所違

失密近有驗令下晷景漏刻四十八箭立成斧官府當用者計吏到班予四十八箭文多故魁取二十四氣日所在并黃道去極晷景漏刻昏明中星刻于下

崔駰 字亭伯涿郡安平人與班固傳毅同時齊名為長岑長不之官而歸著詩賦銘誦書記表七依婚禮結言達旨酒警合二十一篇

達旨 駰常以典籍為業未遑仕進時人譏其太玄靜將以後名失實駰擬揚雄解嘲作達旨以答焉○華嶠書曰駰譏揚雄以為范蔡鄒衍之徒乘釁相傾誑曜諸侯者也而云彼我異時又曰竊貲卓氏割炙細君斯皆士之贅行而云不能與此數公者同以為失類而

改之也

或說已曰易稱備物致用可觀而有所合故能扶陽以出順陰而入春發其華秋收其實有始有極爰登其質今子韞櫝六經服膺道術歷世而遊高談有日俯鉤深於重淵仰探遠乎九乾窮至賾于幽微測潛隱之無源然下不步卿相之庭上不登王公之門進不黨以讚已退不黷于庸人獨師友道德合符曩真抱景特立與士不羣蓋高樹靡陰獨木不林隨時之宜道貴從凡于時

太上運天德以君世憲王僚而布官臨雍泮以恢儒疏軒冕以崇賢率惇德以厲忠孝揚茂化以砥仁義選利器於良材求鏌鋣於明智不以此時攀台階闚紫闥據高軒望朱闕夫欲千里而咫尺未發蒙竊惑焉故英人乘斯時也猶逸禽之赴深林蝱蚋之趣大沛胡為嘿嘿而久沈滯也答曰有是言乎子苟欲勉我以世路不知其跌而失吾之度也古者陰陽始分天地初制皇綱亡緒帝紀乃設傳序歷數三代興滅昔大庭尚矣赫胥罔

識淳樸散離人物錯乖高辛攸降厥趣各違道無常稽
與時張弛失仁為非得義為是君子通變各審所履故
士或掩目而淵潛或盥耳而山棲或草耕而僅飽或木
茹而長饑或重聘而不來或屢黜而不去或冒詢以干
進或望色而斯舉或以役夫發夢於王公或以漁父見
兆於元龜若夫紛濃塞路凶虐播流人有昏墊之厄主
有疇咨之憂條垂藟蔓上下相求於是乎賢人授手援
世之災跋涉赴俗急斯時也昔堯含慼而臯陶謨高祖

歎而子房慮禍不散而曹絳奮結不解而陳平權及其策合道從克亂彌衡乃將鏤玄珪冊顯功銘昆吾之冶勒景襄之鍾與其有事則褰裳濡足冠挂不顧人溺不拯則非仁也當其無事則躡纓整襟規矩其步德讓不修則非忠也是以險則救俗平則守禮舉以公心不私其體令聖上之育斯人也樸以皇質雕以唐文六合怡怡比屋為仁壹天下之衆異齊品類之萬殊參差同量坏冶一陶羣生得理庶績其凝家家有以樂和人人有

以自優威械蔵而俎豆布六典陳而九刑厝濟兹兆庶出於平易之路雖有力牧之略尚父之厲伊臯不論奚事范蔡夫廣厦成而茂木暢遠求存而良馬縶隂事終而水宿蔵場功畢而大火入方斯之際處士山積學者川流衣裳被宇冠蓋雲浮譬猶衡陽之林岱隂之麓伐尋抱不為之稀蓺拱把不為之數悠悠罔極亦各有得彼採其華我收其實舍之則蔵已所學也故進動以道則不辭執珪而秉柱國復静以理則甘糟糠而安藜藿

夫君子非不欲仕也恥夸毗以求舉非不欲室也惡登墻而摟處吽呼衒鬻縣旌自表非隨和之寶也暴智燿世因以干祿非仲尼之道也游不倫黨茍以徇己汗血競時利合而友子笑我之沈滯吾亦病子屑屑而不已也先人有則而我弗虧行有枉徑而我非隨臧否在予唯世所議固將因天質之自然誦上哲之高訓詠太平之清風行天下之至順懼吾躬之穢德勤百畝之不耘縶余馬以安行俟性命之所存昔孔子起威於夾谷晏

嬰發勇於崔杼曹劌舉節於柯盟卞嚴克捷於彊禦范蠡錯埶於會稽伍員樹功於柏舉魯連辯言以退燕包胥單辭而存楚唐且華顛以悟秦甘羅童牙而報趙原衰見廉於壺飧宣孟收德於束脯吳札結信於丘木展季効貞於門女顏回明仁於度轂程嬰顯義於趙武僕誠不能編德於數者竊慕古人之所序

與竇憲書

駰初為憲上客竇太后臨朝憲以重戚出內詔命駰獻書戒之後憲為車騎將軍辟駰為

掾及出擊匈奴道路多不法駰為主簿前後奏記數十指切長短憲不能容出為長岑長

駰聞交淺而言深者愚也在賤而望貴者惑也未信而納忠者謗也皆所不宜而或蹈之者思効其區區憤盈而不能已也竊見足下體純淑之姿躬高明之量意美志厲有上賢之風駰幸得充下館序後陳是以竭其拳拳敢進一言傳曰生而富者驕生而貴者傲生富貴而能不驕傲者未之有也今寵祿初隆百僚觀行當堯舜之盛世處光華之顯時豈可不庶幾夙夜以永衆譽弘

申伯之美致周邵之事乎語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昔馮野王以外戚居位稱為賢臣近陰衛尉克己復禮終受多福郯氏之宗非不尊也陽侯之族非不盛也重侯累將建天樞執斗柄其所以獲譏於時垂愆于後者何也蓋在滿而不挹位有餘而仁不足也漢興以後迄于哀平外家二十保族全身四人而已書曰鑒于有殷可不慎哉竇氏之興肇自孝文二君以淳淑守道成名先日安豐以佐命著德顯自中興内以忠誠自固外以法

度自守卒享祚國垂祉於今夫謙德之光周易所美滿溢之位道家所戒故君子福大而愈懼位隆而益恭遠察近覽俯仰有則銘諸几杖刻諸盤杅兢兢業業無殆無荒如此則百福是荷慶流無窮矣後漢書

與竇憲牋

主簿崔駰言今且漢陽太守稜吏卒數十人皆臂鷹牽狗陳於道側云欲上幕府駰聞傳曰禽獸之皮不足以備器用其肉不可以將獻羞則公不舉焉禮公侯非麋

兕射且以服猛為民除害因以登臨器械也故晉唐叔射兕於徒林以為大申夫鷹犬所獲不過雉兔而有歴險阻之難斯乃細人匹夫之事非王侯大人所為要資也駰幸得充下館序在衆賢後乘是以竭其惓惓敢進一言太平御覽○北堂書鈔載牋云主簿職在拾遺夙夜致思智慮淺短何益也○選注載奏記云珥筆持牘拜謁曹下

與竇憲牋南單于請兵北伐拜憲車騎將軍金印紫綬官屬依司空

君侯以野幕為府前世封青故事也

輿實憲牋

將軍窮絶天阻萬里長途 竝北堂書鈔

太尉諸箴

天官冢宰庶僚之率師錫有帝命虞作尉爰叶台極妥平國域制軍詰禁王旅惟式九州用綏羣公咸治干戈載戢宿纏其紀上之云據下之云戴苟非其人斁我帝載昔周人思文公而名南詠甘棠昆吾隆夏伊摯盛商季世頗僻禮用不匡無曰我強莫余敢喪無曰我大輕

戰好殺紂師百萬卒以不艾宰臣司馬敢告在際

司徒箴

天監在下仁德是興乃立司徒亂兹黎烝茫茫庶域率土祁祁民具爾瞻四方是維乾乾夕惕靡怠靡違恪恭爾職以勤王機敬敷五教九德咸事嗇人用章黔旴是富無曰余恃忘余爾輔無曰余聖以忽執政匪用其良乃荒厥命庶績不怡疚于爾祿豐其折右而鼎覆其餗書歌股肱詩刺南山尹氏不堪國度斯憊徒臣司衆敢

告執藩

大理箴

邈矣臯陶翊唐作士設為犴狴九刑允理如石之平如淵之清三槐九棘以質以聽罪人斯殛凶旅斯并熙乂帝載旁施作明昔在仲尼哀矜聖人子罕禮刑衛人釋艱釋之其忠勲亮孝文于公哀寡定國廣門負哉邈矣舊訓不遵主慢臣驕虐用其民賞以崇欲刑以肆忿紂作炮烙周人滅殷夏用淫刑湯誓其軍衛鞅酷烈卒殞

于秦不疑加害禍不反身嗟玆大理慎于爾官賞不可不思斷不可不虔或有忠能被害或有孝而見殘吳沈伍胥殷割比干莫遂爾情是截是刑無遂爾心以速以殛天鑒在顏無細不錄福善災惡其效甚速理臣思律敢告執獄

虎賁中郎箴

赫矣帝臣爰奮厥武桓桓征夫蹻蹻其旅王師是成戎事是禦惟鳥之鷙惟霆之發出翼王路入司階闥功成

閑邪憂其萌蘖

河南尹箴 御覽作揚雄誤 西漢無河南尹

茫茫天區畫冀為京商邑翼翼四方是營唐虞商周河洛是居戎王郏鄏以處鶉墟諸夏勁強是從是横徹我牆屋而師尹不匡霸奪其權宗器以分圖籍遷齊九鼎入秦爰作卿士以尹王州風化攸興萬國承流 古文苑〇爰作四句見太平御覽棨入秦下有闕句令改一作之經

酒箴

豐侯沈酒荷罌負缶自戮於世圖形戒後 御覽

仲山父鼎銘

鼎耳革其行塞雉膏不食方雨虧悔終吉有福足勝其任公餗乃珍於高思危在滿戒溢可以永年天之大律

車左銘 三銘古文苑作傅毅

虞夏作車取象璣衡君子建左法天之陽正位受綏車不內顧塵不出軌鸞以節步彼言不疾彼指不躬玄覽于道永思厥中 夏文苑作氏

車右銘

擇御卜右採德用良詢納者老于我是匡惟賢是師惟道是式箴闕旅賁内顧自敕匪皇其度匪愆其則越戒敦儉禮以華國 儉文苑作約

車後銘

敬其在路體貌思恭望衡顧轂允慎茲容無或好失匪盤于遊顧省厥遺虎尾斯求昭德塞違抑盈以無雖有三晉欲然若虛 失音逸

樽銘

惟歳之元朝賀奉樽金罍犧象嘉禮具存獻酬交錯萬國咸歡 圜古國字

璣銘 古文苑

機衡建子萬物含滋黄鍾育化以養元基長履景福至于億年皇靈既祐祉禄来臻本枝萬世子子孫孫

縫銘 太平御覽

惟歳之始承天嘉徳皇靈製巧願樂斯國絲綏克贊以

思朝迪

刀劒銘

歐冶運巧鑄鋒成鍔麟角鳳體玉飾金錯

又

龍淵太阿干將莫邪帶以自禦煜煜吐花

刻漏銘

天德順動人以立信乃作斯筴以咸渥潤封傳令覽爰暨四極

六安枕銘 言六面皆安也

枕有規矩恭一其德承元寧躬終始不忒

扇銘

有圓者扇誕此秀儀晞露散霾擬日定規朗姿玉暢惠風時披

上四巡頌表 崔駰序有四巡頌

臣聞陽氣發而鶬鶊鳴秋風厲而蟋蟀吟氣之動也唐虞之世樵夫牧豎擊轅中韶感于和也臣不知手足之

動音聲敢獻頌云

西巡頌序

惟永平三年八月己丑行幸河東志曰君舉必書是故工歌其詩史立春秋若夫聲管不發雅頌罔記惟秋穀既登上將省斂平秩西成巡䂓于西郊因斯萬物凝德緩俗昔既春遊令乃秋稼

南巡頌序

建初九年秋穀始登猶斯嘉時舉先王之大禮假于章

陵遂南廵楚路臨江川以望衡山顧九嶷嘆虞舜之風是時庶績咸熙罔可黜陟惟休烝之鴻德允天覆而無遺壯雲行之博惠淑雨施於庶黎

東廵頌 元和二年章帝東廵狩○一作傅毅

伊漢中興三葉於皇惟烈允迪厥倫矩坤度以範物規乾則以陶鈞於是考上帝以質中總列宿於北辰開太微敞禁庭延儒林以諮詢岱嶽之事于時典司耆耉載

華抱實廼爾而造曰盛哉大漢既重雍而襲熙世增其德唯斯嶽禮久而不脩此神人之所慶幸海內之所想思頌有喬山之征典有徂嶽之巡時邁其邦民斯攸勤不亦宜哉乃命太僕訓六騶閑路馬戒師徒於是乘輿登天靈之威路駕太一之象車升九龍之華旗建埽霓之旌旄袞胡耇之元老賓孝行之畯農闕三軍霆激羽騎火烈天動雷霆隱隱轔轔登天靈之威輅駕太乙之象車躬東作之上務始八正於南行古文苑厥倫下有纘王命脩漢興句

民作人訓作馴騶作嚳

北巡頌序

元和三年正月上既畢郊祀之事乃東巡出于河內納青兗之郊回冀州禮北嶽聖澤流浹黎元被德嘉瑞並集乃作頌曰

禋潔享祈歆嘗百神爰始賦政授務于人雍容清廟謐爾無虞垂拱穆穆神行化馳

登中山天帝觀神農將省陽穀相天功巡東作並初學記

漢明帝頌

帝乃負扆執冑覆珪運斗杓以酬酢酌酒旗之玉巵

北征頌 太平御覽

人事協兮皇恩得金精揚兮水靈伏順天機兮把刑德戈所指兮罔不克

杖頌

爰植根於湘浦承雷夏之洪澤寓浮雲而貽我合天生之質直用以為杖飾以犀角王母扶持永保百祿壽如

南極子孫千億

章帝謚議 太平御覽

臣聞號者功之表謚者行之迹據德録功各當其實孝經曰天地明察神明章矣

反都賦序

漢歴中絶京師為墟光武受命始遷洛都客有陳西土之富云洛邑褊小故略陳戲敗之機不在險也

大將軍西征賦序 藝文

主簿駰言愚聞昔在上世義兵所克工歌其詩賢陳其頌書之庸器列在明堂所以顯武功也

博徒論 太平御覽

博徒見農夫戴笠持耨以芸蓼荼面色驪黑手足胼胝膚如桑朴足如熊蹄蒲望壠畝汗出調泥乃謂曰子觸熱耕耘背上生鹽脛如燒椽皮如領革錐不能穿行步狼跋蹄戾脛酸謂子草木支體屈伸謂子禽獸形容似人何受命之薄稟性不純

又 北堂書鈔

牛臛羊膾炙鴈煮鳧雞寒狗熱重案滿盈

適逢長史撫綏于車蒸羔包鱉餌鵠煎魚但到酒壚不

醉無歸

七依

客曰乃導玄山之粱不周之稻礱以絺綌砥以柔韋洞

庭之鮒灌水之鰩滋以陽樸之薑蔌以壽木之華鹺以

大夏之壇酢以越裳之梅反宇垂阿洞門金鋪丹柱雕

楹飛閣層樓於是置酒乎讌遊之堂張樂乎長娛之臺酒酣樂中美人進以承宴調歡欣以解容迴顧百萬一笑千金振飛縠以長舞袖裊細腰以務抑揚當此之時孔子傾於阿谷柳下忽而更婚老聃遺其虛靜揚雄失其太玄此天下之逸豫宴樂之至盤也公子豈能興乎客曰彭蠡之鳥萬萬而羣荊山之獸億億而屯雲合風散隱隱震震乃命長狄使驅獸夷羿作虞人騰句喙以追飛騁韓盧以逐奔弓彈交錯把弧控弦彎繁弱鼓

千鈞死獸藉聚如山選取上鮮獻之庖人

婚禮結言 藝文類聚

乾坤其德恒久不已爰定天綱夫婦作始乃降英媛有淑其儀姬姜是侔比則姚嬀載納嘉贄申結鞶褵

梁鴻 字伯鸞扶風平陵人受業太學歸鄉里肅宗時東出關易姓運期名燿字侯光終于吳

安丘嚴平頌 鴻仰慕前世高士而為四皓以來四十四人作頌○鼎按高士傳安丘望之京兆長陵人治老子經恬靜不求進宦號曰安丘丈人漢成帝嘗宗師焉鴻蓋頌安丘及嚴君平二人也玉海引鴻本傳及選注自明丹鉛錄乃云鴻安丘成都人與嚴君

平善作君平誅則以鴻安丘别為一人矣未詳用修所出恐郢書之誤

無營無欲澹爾淵清選注○爾丹鉛録作然

東漢文紀卷十